

卢晓梅
著

晚清第一名园前尘往事

始于甲午，大家族四人悲欢流离
家国兴衰，人情仇不过转眼云烟
凄美幽绝，工笔再现逝去的大时代
潜心八年，写就浮沉零落三十万言

何园烟云

联袂力荐

姚敏
青青
车前子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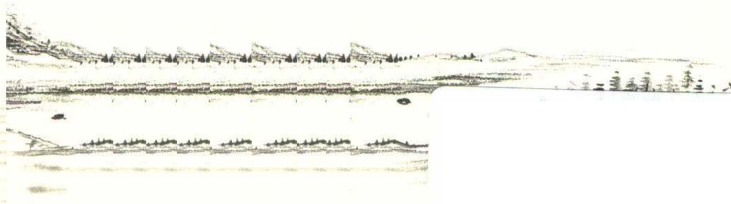
晚清第一名园前尘往事

何园烟云



春花秋月，
苔苍露冷，
只有故人，
仍会穿过所有的悲欢，
归来。

卢晓梅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何园烟云 / 卢晓梅著. —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7. 1

ISBN 978-7-5699-1246-3

I. ①何… II. ①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54634 号

何园烟云

Heyuan Yanyun

著 者 | 卢晓梅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田晓辰 李林寒

特约策划 |  柒月之葵

责任编辑 | 曾 丽 田晓辰

装帧设计 | 孙丽莉 段文辉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范玉洁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010-89591957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787mm×1092mm 1/16 印 张 | 23 字 数 | 339 千字

版 次 |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|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1246-3

定 价 | 3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从春天开始，约瑟夫那张靠窗的办公桌上就开满了绣球花。它们被插在一个老式的中国双喜花瓶里，好像无数只张着翅膀的小蛾子，一群一群地簇拥着，有一种随时要扑向光明的决绝。







恍然间，传来幽幽的箫声，
眉华一抬眼，见是哑叔，身着青灰
袍子，从绣球花丛那边走过来，到
了月洞门前停住，伴着几株嶙峋老
树，捏着紫竹缀红缨的箫，旁若无
人地吹着。





启颖重又见到瘦西湖，有些迷惘，
原先是看惯了塞纳河的雍容华贵，眼前
的江南，却是轻轻巧巧，如蜻蜓点水，
一个不留神，便是春梦一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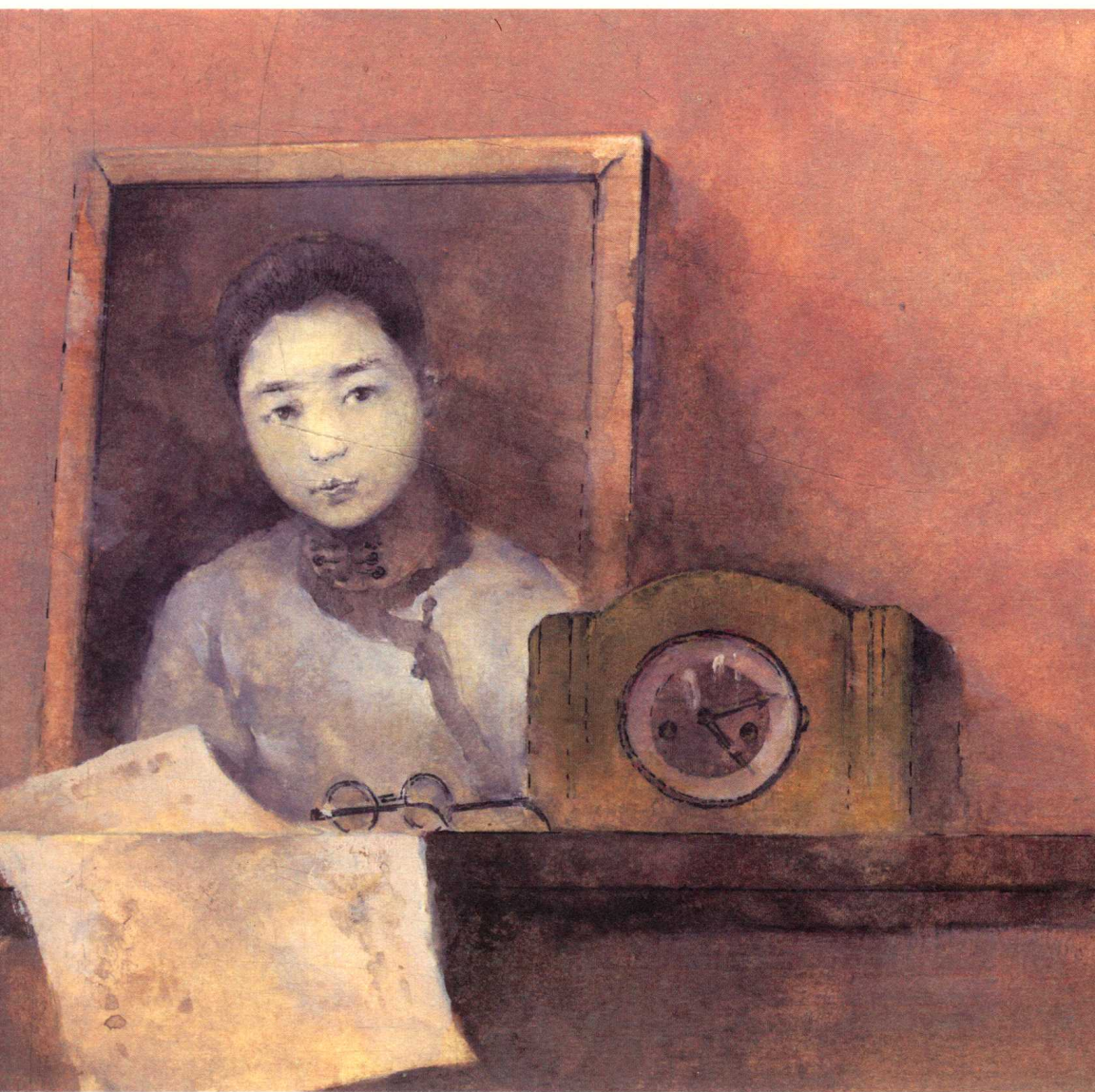




“黄大哥，在巴黎我有个心上人，叫雷蒙。”这温柔的谎言让已经苍老的玉飞流下了泪，他站起身来，手一扬，把玫瑰撒入塞纳河。月亮在河中央微微荡漾，与双槐园里见过的一模一样，但是那河水却带走了血似的玫瑰，幽幽地流着，不肯为谁停留。



这如花的容颜，飘荡在时光的河流里，仿佛都有些含混不清了，但这样的模糊却更增添了遥不可及的美。







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。



玉箫幽咽，以春为誓 | 自序

重读二〇一三年夏完稿的小说，恍若一梦。

那部老电影《蝴蝶梦》的开始，琼·芳登温柔地叙述着：“昨晚在梦中，我又回到了曼德利，美丽而神秘的曼德利。我梦见自己站在它的铁门外，不得而入，但就像所有梦中人那样，大自然赋予了我一种奇妙的力量，只轻轻一推，铁门就打开了……”

无数次地想到少年时看过的《蝴蝶梦》，美如仙迹的曼德利庄园，以及那个令人惊悚的镜头，穿着黑袍子的管家，手持蜡烛，一间间房子烧过去，狂笑着，与华丽的庄园同归于尽。

《蝴蝶梦》庄园失火的镜头，如一枚鱼刺在喉，一直等到《何园烟云》，当我写到何园被大火吞噬，纵火的老太太，全身蓝莹莹的，如幽灵似的在大火中徘徊着，才觉得这枚鱼刺被轻轻地拔了出来。

写作，其实是一个人的狂欢，隐秘而热烈。

完稿的时候，又去了一次何园，买好门票，快到寄啸山庄月洞门的时候，心跳猛然快了起来，与笔下的人物耳鬓厮磨了四年，他们好像跟我有了血脉之缘，成为我的亲人。一个穿蓝色花衣裳的女孩子拉住我：“你需要导游吗？”见我没有任何声响，又怂恿着：“何氏家族的故事很有意思的。”我看看她，又温柔又悲伤，这个近在眼前的女孩子，与我有着千山万水的隔膜。何园里游人纷纷，

夹在里面懵懵懂懂地走着，整个园子里有一种人去楼空的苍凉。夏初，玉绣楼前的那株广玉兰正盛开着，已逾百龄。在树边坐下，捡几片叶子，摸摸树干，又望望花朵，只觉得跟它是这样的心意相通。

短篇小说集《花事》完成之后，出版人无意当中说，这大概就是你的风格，以你的笔力，短篇已是极限，这句话多少挑起了心里的不甘。二〇〇九年冬日，游扬州，在何园的玉绣楼上倚栏，见两株广玉兰，一株壮硕，另一株瘦弱。此树为李鸿章所赠，瘦弱的是后来补种的，原株毁于抗日战火。两株广玉兰之间，又夹一株绣球，春来的时候，花团似雪。在这个江南的庭院里，莫名地思念起旧金山茫茫的雾，蜿蜒起伏的小街，以及那开放在寂静屋檐下面的绣球。人在江南，见过无数的园子，也只当作风景看，但唯有何园，因为乡愁和远方，让我如此怅然若失。

有一个年轻女子的肖像，挂在仆人楼里。她的发髻后梳，露出光洁如鹅蛋的脸，唇轻启含笑，眼神里有无限的温柔与贤淑。身后几位游人，大约是刚从玉绣楼过来的，窃窃私语着：“天哪，这比主楼里的那小姐像更有大家闺秀之气。”镜框边，一行小字注明：“管家赵妈之外孙女，自小在何园长大，何家后人称之为小兰子姐姐。”想象着旧时，小兰子和何家的小姐日日相守在一处，若是旁人不当心，说出仆人长得比小姐还要好看的话来，那让小姐又情何以堪呢？写一个小说，起因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。在冬日的阳光底下，站在小兰子姐姐的相框前，突然有了说故事的欲望。

小兰子就是云儿的原型，而启颖便是那眉目寡淡，又爱使小性子的何家三小姐，常常让做丫鬟的云儿左右为难。小说写到一半，笔却被启颖拽着跑了，她的性格也从任性刻薄变得执拗深情，最后的命运跌宕起伏，也是我始料未及的。写作的迷人之处，就是它的未知性，当书中的人物聚拢足够的精气神儿，他们便会告诉作者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甚至干脆从作者手中，夺下那支笔，自己为自己写出命定的结局。

从起心动念到最后完稿，《何园烟云》几乎耗掉了四年的光阴。它似乎满足了我写作的野心。二十七万余字，从甲午海战开始，以解放战争作结，地点